

謝米瑩著

在日獄中



在日獄中

謝冰瑩 著

今日獄中

每冊實價國幣

著者：

謝冰瑩

發行人：

黃新

發行者：

耕耘出版社
上海華龍路八十號

經售者：

各大書店

▲版權所有
▲不准翻印
▼

目錄

前奏曲·····	一
櫻花開的時候·····	七
入獄的第一夜·····	一八
會心的微笑·····	二六
一天的生活·····	三一
『你是女兵嗎？』·····	三六
補襪子·····	四六
板壁上的標語·····	五五
摺草紙·····	六一
鐘窗外的陽光·····	六八
生與死的掙扎·····	七四

第二次審問.....	七九
受刑.....	八六
死的威嚇.....	九六
審判書.....	一〇三
意外的命運.....	一一四
出獄以後.....	一二〇
敲詐.....	一二七
特別衛士.....	一三四
搬家.....	一四一
偉大的同情.....	一五二
逃.....	一六〇
在海輪上.....	一七二
回到祖國的懷抱來了.....	一七九
後記.....	一八六

前奏曲

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的早晨，因為忙着弄飯吃，連報也來不及看，便匆忙地出了門，這天我是去訪那位和我通了三封信，見過一回面的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，（現在她已成了我們的敵人）下了電車，見到有警察在檢查行人，便覺得奇怪，『難道今天又是日本什麼紀念日，所以又戒嚴？』我心裏這樣想，用着很從容的態度從人叢裏穿過去，不知怎的，他們這回沒有光顧到我，總算萬分僥倖。

在林芙美子那裏足足地坐了三個鐘頭，談到她的生活，和她創作的經過，以及放浪記製成了電影等等，回來覺得很疲倦，進門就往席子上一倒，想睡覺。

『謝樣，『偽滿』導儀要來朝日了，你知道這消息嗎？街上這兩天很熱鬧呵，大家都在準備歡迎。』

大島公寓的管理人小川這樣很高興地對我說。『喝？有這回事嗎？怪不得今天街上在戒嚴。』

我懶洋洋地回答他，心裏像要嘔吐似的難受。

還有比這更痛心的事嗎？自己祖國的大好河山被敵人的魔掌抓去了！溥儀，這不要臉的漢奸，自己做了敵人的傀儡還不算，居然還到日本來朝什麼烏日，丟盡中國人的臉，給光榮的中華民族史上，寫下了最污辱的一頁，誰不切齒痛恨呢？

我越想越氣，口裏幾乎要冒出血來了！但是讀賣新聞上，那條用紅的特號字標着的『滿洲國溥儀來朝，是我大日本帝國的光榮』兩行字刺激着我的眼睛，使我很自然地又拿起今天的報來看。

幾乎今天的報紙專為歡迎那位傀儡而出的，除了登着他的相片和他的簡歷外，還有許多歡迎他的論文，以及關於籌備歡迎他的經過等等。

『明治神宮的門口，紮着富麗堂皇的綵牌，牌上掛着日皇和『溥儀』的肖像，凡是經過那裏的人，都要脫帽鞠躬，大門口，日本國旗和『偽滿』國旗交叉地樹着……』溥儀來的那天，要舉行盛大的歡迎會，無論中韓的留學生，都一律要去歡迎……』

看到這裏，我的心好像要爆炸似的痛起來，我實在忍受不下，除了把報紙撕成粉碎外，還用筆劃重重地在席子上畫了幾下，正在這時，小川歪着腦袋進來了。他滿臉通紅，好像喝

醉了酒似的，一進門就向我發牢騷：

『警察又要我捐錢了，真麻煩啦！』

『捐什麼錢？』我趕快把撕碎了的報紙藏到背後去。

『不是告訴過你『滿洲國』皇帝快來了嗎？不論是住家或者開店的，每家都要捐錢在本街上結綵懸燈。掛日本、『偽滿』兩國的國旗，『溥儀』來朝的那天，每家還要派代表至少二人去參加歡迎……』

我再也沒有心思繼續聽下去了，火上加油，我恨不得一拳就把老頭兒打死。

『我剛回來，很疲倦呢，小川樣，等下再談吧？』

他聽到我的逐客令，沒精打采地出去了。

吃過午飯，夾着書包，正在穿鞋上學的時候，突然兩個便衣偵探來訪我了。

『你是謝樣嗎？』

那位矮小的偵探問我。

『是的。』

『你想上學去嗎？』

高個子偵探望着我手裏的舊包問。

『對了。』

『偽滿溥儀，要來朝日，你知道嗎？』

『從報上看到了這個消息。』

『你去歡迎嗎？』

『不去！』

這回答，使他們怔住了。

『爲什麼？』

『我們中國人，爲什麼要去歡迎他？』

『那麼你反對偽滿嗎？』

『當然！』

『好的。』

矮偵探微微地笑了一笑，連忙從口袋裏抽出一本小記事冊來，在上面匆匆地寫了些什麼字，然後很客氣地向我點了點頭說：

『你去上學吧，再見。』

黃昏，我從學校歸來，正在弄晚飯，又有兩個穿黑制服的陌生客人來訪了，不用說，這又是偵探。

他們的問法和下午那兩個一模一樣，而我的回答却比前次更倔強。

『假若你那天不去歡迎僞滿溥儀，那麼打算怎樣過日子好呢？』（因為報上載着傀儡來的那天，各學校停課，所有學生都去歡迎，所以他們這樣問。）

『或是去看櫻花，或者在家看書。』我冷淡地回答。

『你是愛惜那一天光陰嗎？』

他說話的聲音是那樣溫柔，態度是那樣和藹，令人感到日本的偵探是特別『親切』的。

『不！絕對不是爲的這個。』

『那麼究竟爲的什麼呢？』

爲的我根本不承認有什麼『僞滿』，更不承認有什麼『僞滿傀儡』。

我的回答是這麼不客氣，不『親切』，自然會惹起偵探的怒火上升，然而出乎我意外地他們只彼此望着笑了一笑，說聲『了不起，了不起！』便走。

一位朝鮮朋友告訴我，今天有好幾個中國留學生被捕，不知道是什麼原因。

晚上我老是睡不着，想到傀儡來的那天，自己不知道要發生些什麼事情，四個偵探的面孔，不時地出現在我的腦海中。

櫻花開的時候

我是四月二日才由阿佐夕谷的『櫻之家』搬到下目黑的大島公寓來的，這裏只有一間六疊半的房子，自然沒有『櫻之家』那三間精緻的小房來得舒服，本來我是不想搬家的，但爲了有幾個交換教授的日本朋友，都住在目黑的附近，因此就毅然決然地搬了。

起初一個多星期，我非常過不慣新居的生活，一直從目黑驛走到大島，從來沒有遇到一個中國人，和我同住的，自然都是日本人，住在這樣的環境裏，精神上雖然感到寂寞，但對於練習語言方面，却佔了不少的便宜。慢慢地我對大島發生好感了，這並不是大島本身有什麼好處，我仍然住在那間窗戶朝北，整天看不見太陽的房子裏，是的，我最不滿意的也就是爲了沒有太陽這一點；可是自從發現了櫻花的那天起，我就開始贊美大島了，原來從目黑驛到我的住所，坐『巴士』（公共汽車之譯音）有兩站，步行最快也得二十分鐘，要不是趕上課的鐘點，我照例是慢慢地走去，慢慢地走回的。有時我雖然疲倦得似乎要倒下去的樣子，但爲了柏油路上的兩旁，那些含苞待放的粉紅色的櫻花在引誘着我，使我忘記了疲勞。

遠遠地望到大鳥完全被包圍在櫻花叢裏，前後左右都是青翠的松樹和粉紅色的櫻花，我想將來等到一齊開放的時候，真不知道是如何美麗呀。

好幾天以前，朋友們就談起看櫻花的事情，如果要了解日本人的性格和習慣，最好去參加他們的櫻花節。有位朋友還說了一句這樣有趣的話：

『要描寫日本人的醜態，非在櫻花節去尋找材料不可！』

這是句實話，在狂熱的櫻花節裏，不但可以看出日本人的浪漫，瘋狂，淫蕩，而且由這些男女兩方面極端的放蕩，彼此調戲，接吻，擁抱裏，你可細細地研究他們完全爲了平時受封建制度的束縛太嚴，男女很少有公開交際的機會，加之日本是一個新興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，女人已經商品化了，一般窮苦的青年學生和勞動者，自然沒有機會得到性的滿足，而女的方面呢，娼妓或者藝妓是爲了招攬生意，所以打扮得花枝招展一般去看櫻花，至於整天關在閨房裏的那些怨女，自然只要一旦有了機會從籠子裏解放出來，怎叫她不像餓狼似的去尋找野味呢？因此，凡在日本住過的，誰都知道看櫻花的目的，不止於櫻花，主要的是看那些在櫻花之下狂歌亂舞的瘋子。

關於地點，我已和鍾敬文先生夫婦約好了，先到蟹藤樣那裏看白櫻花，然後去飛鳥山或

著稻田登戶，小金井一帶看紅櫻花，因為那幾處是櫻花特別多的名勝地。

這簡直使我有點不相信，灼爛地開在路旁，開在樹叢裏的是真的櫻花，我真想不到牠是開得這樣快的，先天剛看到硬挺挺的樹枝上打着豆大的花苞，而第二天却開得滿樹鮮紅了。這難道不是一個夢嗎？是的，這是一個夢，而且是生平沒有做過的，當我被鎖進鐵門裏，躺在那冷冰冰的硬席子上的時候，我還以為明天可以去看櫻花呢。

我決定第二天去看櫻花的晚上——永遠不能忘記的四月十四夜！在山井家補完功課以後，她母親送來我們每人一杯熱騰騰的咖啡，還有一大盤點心和一筐橘子。她恭恭敬敬地跪在我的右邊勸我吃點心，山井忽然問我：

『今天偵探還來麻煩你沒有？』

『沒有，只有前天來過兩次。』

『你怕不怕？』

問這句話時，他是帶着開玩笑的態度，而我却認真起來。

『笑話，怕什麼呢？』

『到底是當過兵來的勇敢，連偵探都不怕哩！』

山井君的母親最會說話，這時笑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。

『爲什麼伯母這樣怕偵探呢？』

我像孩子似的反問她。

『就是因爲我沒有當過兵呀！』

哈哈，又是一陣大笑聲，充滿了溫暖的小房裏。（那時他們還燒着『火鉢』。）

從山井家出來，已經是十一點了，一輪淺淡的月光，從松林裏射在一條小石子路上，我懷着一顆寂寞的心在冷清清的道路上慢慢地走着。

——今晚有月亮，明天一定是晴天，正是看櫻花的好天氣，還是早點回去睡吧。我加快了腳步，走進了大鳥公寓。

『謝謝，你回來了！』

這難道不是真的在做夢嗎？我剛氣喘喘地跑回來，一進門，就有一個偵探在歡迎我了。

『有什麼事嗎？』

我很客氣地問他，的確，我那時一點恐懼心都沒有，因爲前天已被他們查問過兩次了，每次都是十幾句話就打發走了的，我想今夜應該也不能例外。

『是的，請進來坐坐，有話和你談。』

我們一同走進了小川的房裏，這是一間兩鋪席的小房間，陳設着一隻小小的寫字檯，和兩張似乎特地爲我們早已準備好了的椅子。

『請坐！』

那個穿着一身青色制服，深灰色的呢大衣，有一口仁丹鬚子的老偵探很客氣地站在旁邊說着，他等我坐好之後自己才端端正正地面對着我坐着。

『剛才散步回來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他的像鷹一般的視綫，開始在我的週身掃射了，看樣子，他是在特別注意我的表情，但這一點是值得驕傲，我非常鎮靜，好像若無其事地和他閒談。

我這時隨便觀察一下房子內外的環境，整個的公寓寂靜得像墓地一般，平時起身最早睡得很晚的小川也不是了，也許他已經睡了吧？

偵探的身材不高不矮，面部的輪廓和他那種一舉一動都現得溫文爾雅 Gentleman 式的態度，誰看得出他是偵探呢？要不是他在半夜裏跑來偵查。

他不慌不忙地從大衣口袋裏摸出一包香烟來請我吸，日本人普通的習慣是不請人抽烟的。無論是至親好友，都是各抽各的，他這種故意的客氣，當然是別有用意。

我拒絕了之後，他點上了一支含在嘴裏，同時摸出一本日記簿來從容不迫地開始他的工作。

『有些什麼朋友在這裏？』

『是指的下日黑嗎？』

『不，東京！』

『很多！』

他聽到我說很多時的語氣特別響亮，不覺失聲地笑起來，他將日記簿打開遞給我，要求我把所有在東京的朋友姓名，職業，住址，通通寫下來，我說了幾個日華學會的理事名字給他聽，他的臉色突然沉下來了。

『不！不要寫他們的，要寫其他的日本朋友和中國朋友的。』

『其他我不認識什麼日本朋友，中囯的太多了，凡住在這裏留學和我認識的，都是朋友。』